



桃花流水

张永权 著

责任编辑：李光云

装帧设计：蒋高仪

桃花流水

张永权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

（昆明市大观路39号）

昆明市西站彩印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93 字数：198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67-0283-3 定价：3.60元
I · 68



作 者 近 影

I247.5
4550

桃花流水

张永权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

B 104300

目 次

第一章	省报记者的忏悔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桃花风流·····	(23)
第三章	特别三级干部会议·····	(76)
第四章	鸡蛋、爱情及其它·····	(109)
第五章	治穷之计·····	(159)
第六章	为活观音平反·····	(195)
第七章	桃花春歌·····	(269)

第一章 省报记者的忏悔

一

刚兴奋了几天的省报记者于青，又陷入了深深的苦脑。

为的是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文学《桃花启示录》。

这篇文章对于青说来，既是他初次涉足文学领域的创作尝试，又是一个党报记者的党性和良心相结合所产生的精神产品，当它在省城的文学月刊《耕耘》杂志，作为“三流作品”、用新五号的字体发表时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，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高手们，并不把它放眼中。对于青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，一些人还知道，他不过是一个写新闻报道的记者。在十年前，因为他写过一些学大寨的大块头通讯，和一些篡党夺权的阴谋分子牵连上了，受过一番审查。从此以后，他很少写什么“紧跟”形势的大作了，在社交场合也极少露面。人们渐渐把这个曾经似乎有点风云历史的中年记者，早给忘了。当然对于他的这篇属于习作层次的文学作品，省里的那些作家诗人们，是决不会为了去阅读这

下三流的东西，而牺牲那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的宝贵时光的。

不过，于青却是流着热泪写下这篇习作的。他抄完最后一个字时，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。他匆匆地到食堂买了一碗米线，便骑上那张除了铃当不响、全身都响的金鸡牌自行车，朝着那家文学刊物奔去。

一路上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那些在大街上缓缓爬行的公共汽车，不时赫然地从车身上显现出红红绿绿的广告画：“日立，愿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日立”；“柯尼卡，愿为全中国的摄影爱好者效劳”；“佳能，为现代化服务又佳又能”。于青向前飞奔着，两边那些五光十色的广告牌，更是叫他眼花缭乱，其中一幅画的是：一辆高级豪家轿车，在宽大的马路上奔驰着，左右两边的大字是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丰田车”。不知咋的，于青一看见这些挑衅性的广告标语，就觉得口袋里的那篇稿纸，每一个字都象一颗颗钢刺，在扎他的心。特别是那“有车必有路”的字句，更是叫他气短，他忽地想起爬涉雪云山时的痛苦，想起那些为买一斤盐巴，冻死在狂风大雪中的山民的惨景。呵：现代化、现代化，这距离真是太大了，太大了！他似乎听见口袋里的稿子在说：在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，直到今天，连一个小小的购销店也没有，山民没有任何商品交换，贫穷，就是那儿的土特产，你们怎样去为它服务呢？于青感到一阵昏眩，自行车差点失去了控制，好几次朝着人群冲去。一次还冲到了一个时髦女郎身上。她从地上爬起，一把抓住这铁锈斑斑的“金鸡”，大声骂道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穷鬼样，还想吃豆

腐！”她那被脂粉涂得雪白的圆脸上，两个眼睛怒瞪着，就要鼓凸了出来。于青也不明白这吃豆腐是如今的什么现代语言，只好连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然后象兔子一样，夹着尾巴溜走了。但在背后，仍可以隐约听见那“老杂种，你不要跑：你跑到那里，我也认得你那幅哭丧相”的臭话

他满肚子的气，只好强忍着。又加快了去蹬那自行车的踏板。他朝前望着、望着，街上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女人，似乎化成了一片星星点点的桃花；那奔驰的车水马龙，又象成了大峡谷那咝咝啦啦奔腾而去的桃花流水。灰蒙蒙的天空，似下起了细雨小雪，早开的桃花被这纷纷扬扬的风雪吹打着，正在提前凋落，他感到一阵忧伤。

“站住！站！骑单车的，站住！”

一阵大声的喝斥，使他回过神来。一位交警——被那些调皮捣蛋的青年伙子称之为“老猫”或“交通猫”的警察，对他这位惊魂未定的记者，除了开始声音大点外，倒没有露出一丝“猫相”。那大声的叫喊，也不过是他快速闯了红灯。

警察向他敬了个礼，他有点儿受宠若惊，不知说啥好。但很快警察就掏出了一个蓝皮本儿，要他念交通规则某章某条。最后还拿出收据，说是“态度尚好，罚款两元”，方可放行。

这下可真难刹了于青。早晨他慌忙中出门，忘了带钱，掏来掏去，除了几张废纸，二两饭票，连个硬币也没有。那警察也还通人情，便说：“没钱吗；留下车，拿钱来取”。于青

终于掏出了一个红皮记者证交给他，撒了个谎：“老警同志，我是……”警察有些火了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样老警？严肃点！”于青连忙解释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同志，我有采访任务，先把这个小本儿压在这儿，待我完了工作再拿钱来取，行吗？”那声音，到最后似乎有点儿哀求了。

警察翻了翻本儿，一看真是一名记者。他知道，如今有的记者本事大，也惹不起，有的还上可通天，下可入地。要是稍不如他们的意，只要几个字“内参”一下，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前几天的一个内部通报还说：一家小报的记者，在边地某处搭乘一辆载重拖拉机，被交通警发现，叫他下来，双方发生争执，警察不慎动了一下手，结果那位记者告到有关部门，他的那几位同行，都受了警告处分。哎，记者不好惹，不好惹呀！他连忙把红本儿交还于青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有采访任务”。然后又向他敬了个礼。

于青忙说：“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！”，也向警察还了个礼，才跨上车飞奔而去。

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走进了这家文学刊物的大门。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他轻轻敲了几下，无人应声，只好悻悻脚地去推那门。门开了，原来还空屋没人。几张桌上零乱地堆放着一些报纸杂志，一些来稿七零八落地丢在一边。于青在一张桌前坐下，不慎衣袖从桌面拂过，桌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灰黑分明的印迹，空中也飘过一股呛人的灰尘味。他坐着等了一会，仍不见有人来，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了。

“咚咚咚”，随着大踏步的脚步声而来的，一位白皙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。他望了望于青这个陌生人一眼，脸上有一种明显的厌烦情绪。于青想，他一定是这儿的主人了，正要开口，那汉子却先问了：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请问，您是编辑同志吗？”

“我问你，找谁？”他有点儿火气。

“我想找编辑投一篇稿子”。

“交稿子，先到楼上，交通联组，登记好，三个月后……”

“编辑同志，我想请您看看可以吗？”于青有些急了。

“我们是编辑，不直接收稿。我告诉你了，要交通联组”。他说完，就低下头，顺手拿起了一篇稿子，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。

于青仍有点不甘心，还想感动这位上帝，但他对于青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无法，只好上楼去。但那挂着通联组牌子的房子，门却紧闭着，一个把门的“铁将军”，死死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站了一阵，仍没有人来，看了看表，已经九点十三分了。他只好又回过头来，去找那位编辑大人。

这时，已经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站在他的旁边了。他满面春风，不住地对她问些什么。而她，则双目含着温柔，两腮的小酒窝不时流出一丝微笑，她轻声问道：

“万老师，我昨天交的那首诗看了吗？”

“我读了，没得个意思”。

“那这一首呢？”姑娘有点儿急了。

他抬头望了望姑娘，似乎发现了点什么？“这点什么”怕比诗对他更有吸引力：“这首嘛，还有点儿意思。”

姑娘高兴了，向他身边挤了挤：“那多久见刊呀？”

“待我找个机会，给你推上去就是”。

姑娘满意地笑了，在万老师眼里，是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哩。她善于把握时机，又向万老师面前挨了挨，万老师也不让开，他们的头差一点挨在一起了，姑娘忙说：“万老师，我今年就要毕业了，我、我想到您们编辑部来工作。”

不知是异性相吸引，还是其它什么原因，万老师和那位女大学生竟忘了他们面前站了个陌生人。于青怕他们难为情，忙“哼”了一声，他们似触电一样分开，那万老师脸也不红，但刷的一下站了起来，瘦高的身材，就象一根火柴棍立在于青的面前：

“我给你说过了，到通联组去，你是没长耳朵吗，咋的？”

这种装腔作势的“马街普通话”，于青听起来，总觉得不是味，加上刚才眼前的那一幕，他真想马上离开这里。但是，他想到当年写的那些报道的罪过，想到桃花寨眼前的一切，他不得不强忍下心中的怒火，冷冷说了一句：“通联组没人”，才退了出去。

他再次登上小楼，通联组的门开了。两位女同志，一中一青，长得都还漂亮。其中一个烫大菊花发式的中年女人，拿了一件流行连衣裙，在问那年轻的姑娘：

“你要吗？我分给你，夏天一到，就难买了。”

姑娘拿起来，在身上比比试试，她又更进一步地向姑娘讲到：

“这还是我老信从深圳带回来的，用港币买的呐。我穿只是小了点儿，当然我的年纪也大了点。小仙，我看你穿最得体。走到大街上，把那些伙子的眼睛，刷刷地吸来一大片”

“王阿姨，看你说的！”姑娘撒了一下娇，“你这位局长夫人，不穿漂亮些，咋与他相配吗，进了舞厅，只怕他丢去搂姑娘了！”

“死丫头！”王女士打了小仙一把，“我咋个不想穿好些嘛。虽说他也是个啥子局长，只不过是七品芝麻官，那点儿工资，还不够他成天在外边应酬呢！那死砍脑壳的，又爱进舞场。脸上都起松树皮了，还死不要脸地去搂着那些年青的团团转。”

于青听了很好笑。但那极浓的四川话，又使他感到一阵亲切。如今，办事都得讲点关系，在这儿碰上了一位家乡人，也许事情就好办一些了。于是，他走到这两位女士面前，故意把川腔打得重一些：

“同志，你是这里收稿子的吗？”

王女士转过身来，爽快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你放在这里就是了。”

“同志，我听你的口音，象是四川人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她一面答道，一面把连衣裙折了起来。

“我也是四川人，那我们是老乡了。”

“难怪我听你的口音也象川人，我还以为是你在学我呢？请问：你是那个县的？”

“我吗：喝长江水长大的，重庆下边忠县人。”

“那我们更是同乡了。”王女士高兴了。

于青这一着，还真见了点效。人说川耗子，遍及全国，他们的家乡观念不重又重。不重是适应性强，到那儿都能生存，到什么地方都能工作；说他们重，那是不忘乡土，重乡情，重家乡人的感情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从口音辨出同乡故人，就好象见到家人知音；要是碰上同乡有啥子困难，都能伸出仗义之手。于青这位近似于书呆子的中年知识分子，虽然对关系学的那一套很不以为然，但在他碰上几颗不软不硬的钉子后，也只得如此就犯，虽然他只学了一点关系学上的皮毛，但通过攀老乡，也算找到了一位“真佛”。这位王女士，局长夫人，忙收起连衣裙，对叫小仙的说道：

“小仙，你听我姑奶奶的没错，好好打扮一下，今晚七点半，在我家同他见面。”

王女士的嘴虽厉害，但听得出，她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她打发走了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后，便连忙从于青手上接过稿子，看了看名字，先是皱了一下眉头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只见稿子开头的几句话是这样写的：

这篇报告文学，写的是我和与我有关的一个小山寨的故事：“文革”中我曾把它吹捧成学大寨的典型，可那时，我连这个山寨的边边都没有去过。如今我怀着悔罪的心情，步行几天，终于

走到了这个还未通公路的山寨，所见所闻令人吃惊，把它记叙在这里，进而探寻一下贫困山区的落后原因以及给人们的启示，同时也写下 一个记者的忏悔……

“呵，你就是于青！”王女士抬起头来，差点叫了出来。她晓得，于青当年因写一篇学大寨的报道出了名，同时也在前些年受过审查。当时他还从老信的一份清查简报中，看到过于青的大名呢。想不到他今天真的忏悔了。她对这篇真实的记录，感到极大的兴趣，又加上出于老乡的原因，便慷慨说道：

“老于，这真难为你了。从文章一开头就可以看出，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我一定找一个可靠的编辑，把你这篇作品推出去。”她说走着走到屋外，朝楼下大声叫道：“小仙、小仙，你上来一下。”

刚才那位漂亮的女编辑，咚咚地上来了：“王阿姨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这位于青同志，是我的老乡，他的这篇报告文学，我托给你了，一定想办法推出！”

于青微笑着望了一下小仙，她不过二十一二岁，大概是个助理编辑吧，心里又有点儿不踏实。王女士忙说：“袁明仙同志，人虽年轻，但看稿准，她拿准了的好稿子，要是上司不同意，她可有本事争得上司让步呢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，那个编辑都是想发好稿子的嘛！”

于青正想说“不见得”，因刚才那位万编辑与女大学生

的交谈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这时，小仙却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：

“于老师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我一定为你效劳！”

“好久听消息，是不是三个月？”

“用不了，最多一个礼拜。”

“楼下那个万编辑说要三个月。”

“听他的干吗？要是女作者的稿件，现到现看。”王女士说着，又忙转向于青：

“内部消息，千万不要外传。”

“怕他那样？公开的密秘。”小仙说着，又朝楼下做了个鬼脸。恰好，下边传来了他和那女青年放肆的笑声。

一个大早，酸甜苦辣，都叫于青尝到了，他觉得又上了一堂课，一堂十分难得的课。他退出编辑部的大门，感到一阵轻松。呵，总算遇到了一个好人，那篇习作的发表，有望了。

二

才三天，于青就收到了袁明仙的来信。她热情肯定了于青的社会责任感，肯定了这篇报告文学所提出的令人思考的社会问题。文中所写的人和事，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边疆一些落后山区的贫困现象，她虽有所闻，但如此叫人震惊的地方，她是从来没听说过的。作品中探索特困山区的原因，又是那样给人启示。是啊，想不到天天叫现代化，天天

叫干四化，就在离省城不过五六百公里的一个小山寨，仍然延续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，看来，“一步登天”的少数民族地区，不修通公路，不经历商品经济的阶段，要改变穷困面貌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要建设社会主义，更是一种空想。对于作品中记者的自我反思，她更是受到感动。“好人，大大的好人！”如此真诚的感情，如此朴实的文风，少见啊！一定要推上去，一定要发表，她甚至在信中肯定地说：“我想通过发表你的这篇报告文学，在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，掀起一点波澜，引起他们对桃花寨的重视。”

但是，第二封信，却使于青失望。小仙告诉他：作品的发表遇到了阻力。主编要发万编辑推上去的一个名作家的中篇。对报告文学，他认为“文字不咋的，还会引起麻烦。”为此她和王阿姨同大主编吵了一架。稿子还是被大主编关在桌子裡。

三个月了，稿子未退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突然，有一天就在他们这家报纸的广告栏上，他见到了《耕耘》杂志的作品广告目录，在最后，他看见了《桃花启示录》，署名于青。他开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反复看了三遍：“是的，是的！发了，发了！”他高兴得对自己叫了起来。诚然，对于他这样一位中年记者，并不在于把稿子变成了铅字，就有多高兴，主要在于他曾经吹捧过的山寨，让人们看到了它真实的面目，说不定还会真的象小仙说的，在领导的办公桌上，引起一点波澜呢。

很快，刊物寄到了于青手中。同时，还通过天上飞的、

地上跑的、水上划的，送到了全省、全国各地，送到了桃花寨所在的银河县，然后又通过马帮的四条腿和乡邮员的两条腿，在两个月后，送到了桃花寨所在的区乡。

在于青收到刊物的同时，小仙又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经过他们反复争取，最后由上级机关裁决，才使主编同意发表的。小仙坚持发头条，但主编说，这期有一篇知名作家的中篇，这种毫无艺术价值的报告文学，决不能带头。小仙的信写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总算发表了，我相信这篇报告文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，在我们刊物的历史中，是空前的。”

真是被这位小伯乐言中了，这篇启示录，很快引起了“轰动”，当然那不是文学界，而是在群众中，在政治界。

群众看了，有拍手叫好的，有说写得还不够尖锐的，也有的说阴暗面写得过多了的。一些银河县的多事群众，还把这期刊物寄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手中，指名请他们“务必”要读这篇“启示录”。省委大院里那位即将离休，出身在桃花寨，又在那里打过游击的傈僳族老干部者诺，在一天之内，就收到了从三个不同地区寄来的《耕耘》杂志。他本来是不读文学作品的，前些年，上边叫他分管商业财贸，他从头到尾啃了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接着又学了几大本政治经济学的大专课本，脑子里装满了社会主义的生意经，在这个较为贫困的边疆省，许多地方的商品经济极为落后，不少人还根本没有商品观念。他有一个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设想。他甚至提出：对于那些只知道把一头公牛杀死，然后按人头一人分一份肠肚、分一块牛肉、分一根牛骨头的山